



文化补充读物

十五貫的故事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十五貫的故事

刘怀德 編寫

王弘力 插圖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(鄭州市行政區緯五路)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*

豫總書号：515

787×1092 1/32 • 5/8 印張 • 10

1956年12月第1版 — 1956年12月第

印數：16,116册

統一書号：10105·58

定價：8 分

379
L32

出版者的話

这套通俗文化補充讀物，主要是編給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看的。

本書主要内容是：反映祖國社会主义建設新气象，歷史故事、民間故事、战斗故事、新人新事、自然科学常識，以及工農羣众的通俗寫話和苏联介紹等。此書編寫的要求，故事生動，内容新鮮充實，都具有现实教育意义，同時，在形式方面，要求生動活潑，多种多样化，文字力求通俗易懂，不常用字和筆划較複雜的难字，酌加注音字母，不必要的生字，盡量省略不用。

每册字數，均在六千字到一万二千字左右。一般都用四号正楷字橫排，并且根据文章内容需要，每册插图若干幅，尽力做到文圖并茂，使工農廣大羣众喜聞樂見。

文化讀物从現在起，開始和廣大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見面了，希望能及時听到讀者同志的宝贵意見。

1956年10月

一、尤家肉舖起鼠禍

皋橋路上誣好人

話說明朝宣德年間，無錫城裡有個開肉舖的，名叫尤葫蘆，妻子已經去世，留下一個女兒名叫蘇戍（T□）娟，是他妻子改嫁時帶過來的，雖然不是親生，但父女倆過得倒也不錯。

尤葫蘆一生貪酒誤事，不善經營，以致虧本歇業，靠借債過活。这天晚上，从皋（《么）橋大姨家借來了十五貫錢，準備重新開張；又吃得醉醺醺的才歸來。剛走到門口，一看是隔壁油酒店秦古心老伯家。



他想往日買豬，全靠秦老幫忙，明早買豬只好再去請他幫忙。于是他就拍門，喚出秦老。那秦老看他背個錢袋，就問：“这么多銅錢那里來的？”尤葫蘆眯着眼睛，半真半假的說：“路上拾來的！”秦古心知道他好開玩笑，就說：“你又開玩笑了！”這時候尤葫蘆才將真情告訴了他，并約他明早幫助去買豬，然後回家去了。

他到家后，女兒苏戍娟看父親背这么多銅錢，就問：“這錢那里來的？”尤葫蘆就開了個玩笑騙她說：

“我今早出門，遇見張媒婆，她說王員外的小姐出嫁，缺少個陪嫁丫頭，我收下她十五貫銅錢，把你賣了。”說罷，把十五貫錢压在枕头下，就睡去了。苏戍娟眼中落淚，心中难过，見案上有把肉斧，心里想尋死，剛拿起肉斧要自刎（×ㄣ），忽然想起姨娘說過“如有什么難事，可找姨母作主。”苏戍娟想到这里，擦干眼淚，悄悄開了大門，顧不得夜靜更深，連夜往皋橋姨母家去了。

苏戍娟走后，尤葫蘆家大門未關，灯火未熄。引起了一個人注意。此人名叫婁阿鼠，他一不經商，二不种田，是这条街上一个有名的賭棍。今日賭錢，虽然身上帶有灌鉛骰（尸亡）子，但那班賭徒都是行家，因此，未曾得手，反而把騙來的錢輸了个精光。他想再偷些錢，回來撈撈。剛走到尤葫蘆家門口，看見屋內還有燈光，以为尤葫蘆正在殺豬、便想賒（尸亡）几斤熟肉，飽吃一頓再去偷盜。一進屋門，見尤葫蘆正

睡覺，叫了几声苏戍娟，無人答应。剛想溜走，忽然看見尤葫蘆枕头下面，露出一串銅錢，心里又驚又喜，悄悄到尤葫蘆床前，想把錢偷走。他用手一拉，拉不出來。再看尤葫蘆正在酣（ㄉㄢˋ）睡，毫無動靜。他又用力一拉，把尤葫蘆驚醒了。尤葫蘆翻身坐起，一把抓住婁阿鼠，大喊有賊。婁阿鼠心里着急，怕他傳揚出去，以后难以做人，便拿起肉斧，把尤葫蘆殺死了。此時，婁阿鼠正想逃走，忽听得門外打更声近，就藏在床后，匆忙之間，落下几串銅錢和那付灌鉛骰子。婁阿鼠心慌，那顧得这許多，一等更声远后，就慌慌張張逃跑了。

第二天一早秦古心來找尤葫蘆，趁早趕集買猪。一到尤家，看見尤葫蘆被人殺死，又不見了苏戍娟。他便大叫起來，驚動了四鄰，一齐趕來，婁阿鼠也來了。众街坊紛紛猜疑，有的說：“定是那十五貫錢引起的禍。”有人說：“也許是賊人盜走錢財，殺死尤葫蘆，又拐走他女兒。”這時，婁阿鼠若無其事的站在人羣中說：“依我看，定是苏戍娟偷情貪愛，私通奸夫，殺父盜財。”四鄰不服，說：“苏戍娟忠誠老实，怎能为非作歹？”婁阿鼠又說：“女大心大，人心难猜，与人私通，自然是暗去暗來，肉斧伤人，定然不婁外人所害。”這時，秦古心就跟大家議定：一面即去報官，一面去人追趕凶手。婁阿鼠見此情形，心中暗暗得意，大声說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我也去！”

放下众人不提。單說苏戍娟出得門來，走不多時，就迷失了去孃娘家的路徑，甚是作難。忽見前面不远，有一青年男子背了一袋錢，也在赶路。苏戍娟就赶上前去問路。



赶路的这位青年，名叫熊友蘭，是淮安客商陶復朱的伙計，經常跟隨主人在苏杭湖廣一帶經商。今天，主人命他攜帶十五貫錢，从苏州赶往常州批購木梳（尸X）篦（ㄣ一）子，因此一早出門。熊友蘭看那年輕女子問路，心中起疑，問道：“大姐為何一人出門，沒有親人陪伴？”苏戍娟便說：“我往皋橋探親，只因父母家务很忙，難以分身，沒人同行。”正好熊友蘭也要去皋橋，他二人就一路同行。

苏戍娟跟隨熊友蘭走不多远，忽听后面一片叫喊，只当王員外派人來追自己，心里一急，脚下一滑，跌

了一交。熊友蘭慌忙放下錢袋，伸手來扶。秦古心和几个隣人趕來，見此模樣，越發相信婁阿鼠之言。熊友蘭看此情景，想着我何必纏在這裡，還是趕路要緊。正要去拿錢袋，誰知錢袋早被隣人奪去，秦古心將袋里的銅錢數一數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十五貫。蘇戍娟、熊友蘭正要分辯，婁阿鼠說：“眾街坊，莫要受騙，人在贓（尸尤）在，尤葫蘆一定是他們謀害。”正在這時，衙（一丫）門差役趕到，看見人贓俱全，那容他們分辯，套上鎖鏈，拉了就走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再作交代。正是：

罵聲賊阿鼠，謀財起黑心；
可憐尤葫蘆，失錢又喪身。
戍娟與友蘭，都是正派人，
白白遭陷害，冤枉何處伸！

二、過於執主觀斷案 况知府三提朱筆

話說衙門公差不分青紅皂白，鎖住蘇戍娟和熊友蘭，街坊四隣帶着那十五貫錢，一路來到無錫縣衙門。

說起這位無錫知縣，名叫過於執，為人主觀武斷，自以為是。審理案件，一不調查，二不研究，單憑察言觀色，推測猜想，因此是非顛倒，黑白不分，

他反而自認為英明果斷。

这天，过于执升堂審問尤葫蘆被殺一案。他在堂上，看見苏戍娟年輕美貌，暗中猜想：看她艷如桃李，豈能無人勾引？正在青春，怎會凜若冰霜？這定然是她勾結奸夫，殺死父親，盜走錢財。想到这里，



过于执就沾沾自喜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大喝一聲：“熊友蘭，你与苏戍娟私通，謀財害命，从实招來！”熊友蘭回道：“小人从苏州往常州办貨，大姐迷路，請我指引，互不相識，那來情愛？”过于执冷冷一笑，說道：“伶牙俐齒，真會說話。你說从苏州而來，為何不遲不早，正和苏戍娟一路同行？你說十五貫本是貨款，為何与尤葫蘆丢失的錢數分文不差？苏戍娟已經招了口供，你还是与我快招了吧！”熊友蘭說道：“冤枉难招！”过于执大喝一聲，吩咐差役把熊友蘭

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，直打得熊友蘭鮮血淋淋，皮開肉爛。过于執又問：“有招無招？”熊友蘭說：“打死小人，也是無招。过于執勃然大怒”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大喝一聲：“來看大刑伺候”只听得咣啷一聲响，四根夾棍放在熊友蘭面前。熊友蘭一見，魂飛魄散，說道：“大刑難挨，我招了吧！”熊友蘭滿腹冤屈，眼淚汪汪的畫了招供。

看到這種情景，四隣也不服氣，只有婁阿鼠心中大喜。只見过于執手捧供狀，洋洋得意的說：“一件人命重案，不消我三言兩語，便斷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”婁阿鼠連忙朝上說道：“大老爺真是英明果斷，斷案如神！”一番話說得过于執心花怒放。便說：“要是我胸中沒有才學，怎能如此！”

却說蘇戍娟和熊友蘭被屈，三審定案，判處死刑。刑部行文來到蘇州府。蘇州府知府况鍾監斬。再說蘇戍娟和熊友蘭听眾人說，這位况知府愛民如子，斷案如神，老百姓稱他為“包公再世”。禁卒對熊友蘭說：“可惜可惜，要是這場官司落到况知府手里，也就不会冤枉了。”熊友蘭聞听此言，心中更加悲伤。

况鍾接到刑部行文，奉命監斬，不敢遲疑。這夜初更時分，就把蘇戍娟和熊友蘭帶到蘇州知府大堂，專等五更時分，綁到法場處斬。此時，忽听犯人大喊：“冤枉！冤枉！”况鍾一楞，轉念一想：“已經多次

審問，想來案情屬實，何來冤枉。”因此，吩咐鋼刀伺候。這邊劊子手將斬旗呈上，況鍾驗明正身，提起朱筆，正要向榜上點去，這時苏戍娟、熊友蘭越加大叫起來：“大人愛民如子，怎能屈斬良民！”況鍾一听，放下筆來，想道：倘



若冤枉，怎会有人証物証？想到这里，提起朱筆，又要往犯人榜上點去，熊友蘭又喊：“冤枉，罪証不实。”況鍾放下筆來，便問：“怎見得罪証不实？”熊友蘭回道：“小人家住淮安，大姐家住無錫，兩人素不相識，何來奸情？”況鍾又問：那十五貫錢財呢？”熊友蘭道：“那是小的主人陶復朱命我往常州販賣的錢。”況鍾問道“你主人現在何處？”熊友蘭回道：“小人動身之時，他住在本城玄妙觀前悅來客棧之中，大人不信，可派人查問！”況鍾就命人去查

間，約有一杯茶还未冷的時間，門子就攜着悅來客棧循環簿前來回報，說熊友蘭所說屬實，一字不差。況鍾接過簿冊，一面翻閱，一面問熊友蘭，熊友蘭句句對答得上，與簿上所記相符。況鍾心想：“如此看來，熊友蘭是冤枉的了！”況鍾正想命令把兩名犯人暫且帶下，但是斬時已到，劊子手催得甚緊。況鍾心想：“時間緊迫，欲想翻案，恐怕也难成功！”想到這裡，萬分無奈，只得提起朱筆，再朝榜上點去。要知蘇、熊二人生死如何，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糊塗過知縣，主觀斷案，戍娟友蘭受屈冤，滿懷怨恨與痛苦，去向誰談！況鍾作監斬，罪犯喊冤，連呼：“青天快救俺！”朱筆提起又放下，實在作難！

三、周忱詞窮許限期

況鍾現場查實情

却說況鍾提起朱筆正要往下點，只覺得筆重如泰山，哪里落得下去。心想：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，此筆一落下去，就要斷送兩條人命。如今既遇冤情，理當相救，為民請命，何必猶豫！想到這裡，就把筆一擲，吩咐將罪犯帶下。

況鍾退下堂來，騎着快馬，連夜趕往都察院，去見都堂大人。這位都堂大人，姓周名忱（17），為

人驕橫粗暴，平

時盲目憑信案卷，輕下斷語。

這日夜晚聽說蘇州知府到來，萬分無奈，只得穿起官服，勉強出來。兩人見禮之後，分別落座。周忱問道：“太守奉旨監斬囚犯，理应在法場監斬，連夜來到這裡，却是為何？”況鍾回



道：“只因兩名囚犯，罪証不實，因此連夜稟見，懇求老大人准予緩期行刑，查明真實。”周忱一听，心中惱火，便說：“此案經過三審六問，鐵案已定，貴府不必過問。”他二人就這樣一問一答的理論了多時，周忱一直不允重審，最后还是況鍾从身上取出蘇州知府大堂金印呈上，說道：“老大人既然執意不允，也罷，卑職將此金印押在老大人這裡，請老大人寬限數月，待我去查訪个明白。”周忱平素也知道況鍾正直無私，多說無用，便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好一

一个爱民如子的况知府，本院准你前去，但限期半月，倘不能查得水落石出，莫怪本院無情！”况鍾連忙叩謝。臨行時又向都堂大人討得令箭一支，即日起程，前往無錫縣訪查。这且不提。

却說婁阿鼠殺死尤葫蘆，無錫知縣糊塗審案，把罪名加在苏戌娟和熊友蘭身上，自己倒很輕鬆。后来又听說三審定案，已判死刑，心中暗暗欢喜，以为从此可以逍遙法外。

这天，婁阿鼠忽然听說苏州知府况鍾，要前來復查尤葫蘆被殺一案，他做賊心虛，不免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：“怎么苏州知府又來復查，莫非案情暴露？”但又轉念一想：“不会呀，我做这事，一無人見，二無人曉，既無人証，又無物証，怕它什么？”想到这里，又洋洋得意起來，但又一想：“使不得，那况鍾是有名的包公再世，足智多謀，厲害無比，万一露出馬脚，被他識破，反而不妙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，不如且到鄉下，住上十天半月，等風平浪靜，再回城里來，豈不大妙。”拿定主意，回家收拾收拾，一溜烟跑到鄉下去了。

再說况鍾來到無錫縣，同知縣过于執，打轎來到尤家肉鋪。差役打開封条，推門進去，只見灰塵滿屋，霉气薰人。况鍾知道过于執并未派人來查过，因此对屋內每一物件、每一个地方，都仔細去看，但查看半天，并未發現一點線索。這時况鍾低头沉思，猛然見

地上有枚銅錢，
連忙拾起觀看。
过于執冷笑說：

“銅錢，難道還有什麼道理在內？”這時，旁邊差役也拾得一枚銅錢。況鍾吩咐再尋。最后在尤葫蘆床后找出半貫錢來。过于執又說道：“想那尤葫蘆賣肉為生，誤將錢丟落在那里也是有



的，不足為奇。”況鍾又問四隣，尤葫蘆家境如何，大家却說尤葫蘆家無隔宿之糧。況鍾心中又是懷疑：這半貫錢來得好奇呀！旁邊秦古心說：“依小人看來，這半貫錢也許就是那十五貫中的。”況鍾一想：“對呀！也許是兇手殺人以後，手忙腳亂，把錢散落了？”況鍾正在懷疑，忽見差役在尤葫蘆床后拾到一只木盒，呈將上來。況鍾接過木盒打開一看，里面放着6只賭博用的骰子。过于執在旁說道：“本縣民風不正，賭博盛行，骰子十家倒有九家有，不足為奇。”又說：

“尤葫蘆既喜飲酒，定愛賭博，骰子定是他自己的。”况鍾便問四鄰：“尤葫蘆可喜歡賭博？”四鄰回道：“尤葫蘆从不賭博。”过于執說：“這骰子定是他親戚遺忘在此，何必多疑！”四鄰又道，尤葫蘆的親戚朋友，小人等都知道，沒有一個好賭的！况鍾道：“這就奇了！”那过于執在旁邊面紅耳赤，只得低頭看地，假装沒聽見。况鍾想了一会，用手托骰子，覺得沉重，又問差役，差役說：“也許是灌了鉛的！”况鍾再仔細一看果然是灌了鉛的骰子，心想：“灌鉛骰子，非同尋常，定是那賭徒惡棍，借此騙人錢財的。”便問總甲：“此地街坊之中，可有賭徒惡棍？”總甲想了一想，說出一个人來，使况鍾得到了破案的綫索。

要知此人是誰，請看下回。这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
得來全靠下功夫，
今番查得可疑點，
准备下回訪兇手。

四、为破案私訪查罪犯 探消息凶手入羅網

話說那總甲不慌不忙的說：“此地有个婁阿鼠是有名的賭棍，詐（出丫）騙偷盜，無所不為。”况鍾

一听，知道婁阿鼠嫌疑重大，就决定四下查訪。但是，連訪數日，不見婁阿鼠蹤迹，心中更加疑感，便命門子扮作貨郎，每日跟隨秦古心往四下探訪。

再說婁阿鼠逃到了鄉下，心神不安，想往东岳庙里去，一來求籤（く一マ）問問吉凶，二來与道士相識，也好打探打探城里的消息。这天晚上婁阿鼠往东岳庙去剛出門，正遇着門子和秦古心。秦古心看見婁阿鼠，就对門子說：“那就是婁阿鼠。”門子跟着婁阿鼠一直到东岳庙，看到婁阿鼠進庙去子，門子就赶快回去報与况鍾知道。

况鍾听說婁阿鼠有了下落，就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模樣，前往东岳庙訪查。况鍾一進庙門，婁阿鼠正在祈（く）禱（ム）东嶽大帝顯灵，看見况鍾進來，心中一驚。况鍾見此模樣，仍不動声色。開口問道：

“这位先生可要測字，問問流年？若有疑难之事，只要測个字，便知分曉。”阿鼠便問：“一字不識，也能測字嗎？”况鍾說：“只要你隨口說个字就行。”阿鼠說：“小弟賤名婁阿鼠，就是老鼠的‘鼠’字，你測測看！”

况鍾故意算了一番，便問道：“你測这个字，問什么事？”婁阿鼠回顧四下無人，便小声說道：“問官司！”况鍾賣弄江湖口訣（く一マ）咀里咕哩咕嚕念了一遍，便說：“鼠善偷竊，一定是偷盜人家的錢財，惹下禍災。”婁阿鼠說：“先生，你碼頭跑跑，